

“装造化”的造型戏剧

——《欲望号街车》中的服装

杨 娇

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欲望号街车》是田纳西·威廉斯的代表作之一, 不仅体现了意蕴深刻的戏剧主题, 也展现了巅峰造极的艺术手法, 是继《玻璃动物园》之后, 其造型戏剧主张的二次实验。服装作为戏剧表演的重要部分, 威廉斯不仅赋予了其叙事性的符号特点, 还将这种隐性叙事进程与显性的情节发展融会贯通, 使得服装本身兼具了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和彰显主题的多重作用。服装叙事体现了另一种戏剧舞台表现形式, 与其余造型戏剧所涉及的多元表演元素一样, 使得《欲望号街车》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关键词】《欲望号街车》; 造型戏剧; 服装叙事

引言

威廉斯·威廉斯 (Tennessee Williams) 是美国二十世纪剧坛最负盛名的剧作家之一, 以关注人物内心情感的主题而独树一帜。只是将这种人物内心情感外化的创作手法却鲜有人探究, 这一戏剧技巧, 不同于戏剧主题, 是戏剧得以区别于其余艺术形式的一大特点。基于此, 威廉斯创造了“造型戏剧”的概念, 借以表现自身打破传统美国戏剧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愿望, 是其寻求新的戏剧艺术表现形式, 开辟新型戏剧类型的创造之举。“作为一出回忆剧, 玻璃动物园的演出应摆脱传统束缚, 因为巨作敏感纤细的题材、环境气氛暗示和微妙的舞台指示就尤为重要。戏剧中的表现主义以及所有其他的非传统的戏剧技巧的运用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更清晰的揭示真理。”^[1]他曾在一封写给批评家的信件中写道: “不尊重戏剧中的非语言和非文字因素, 不尊重不同的造型技巧, 像灯光、动作、颜色和 design 等视觉因素。这些因素在戏剧真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就像戏剧的语言和主题一样, 是戏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在《欲望号街车》中, 威廉斯不止一次明确表明对颜色和服装选用上的别有用心, 服装作为戏剧舞台上不可忽视的视觉呈现, 同样承载着戏剧语言的叙事性功能, 是威廉斯“造型戏剧”的另一种体现方式, 在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和突出主题中起着重要作用。

1 人如其“衣”——服装塑造人物性格

戏剧中每个人物在出场的时候对其相貌和着装进行基本交代, 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在《欲望号街车》中, 人物的服装和人物的性格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服装成为人物性

格的符号性体现, 成为塑造人物性格代表性的标志之一。

剧中, 斯坦利的经典服装是蓝色工作服和保龄球外套和衬衫。出场时, 他们“大大咧咧地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3](6) 工作服是斯坦利一伙人的身份象征, 是工业文明的产物, 是当时下层社会不修边幅和未受教育的体现, 同时蓝色工作服体现了工人自身的团结、秩序和实用主义特点。保龄球作为最为野蛮暴力的运动之一, 象征着强力, 破坏性和攻击性。可见, 斯坦利的人物性格一如他的服装一般, 粗暴, 野蛮, 具有兽性和侵略性。每每斯坦利出现, 威廉斯都刻意强调了其所穿衣物的颜色鲜艳和花哨。威廉斯不仅注意到了服装和颜色的应用, 还有意引导读者透过多种的视觉因素, 窥探到戏剧本身的深刻含义。

在因为打牌对自己的妻子大打出手之后, “斯坦利浑身湿淋淋地从浴室里出来, 仍旧穿着湿透了贴在身上的圆点花纹内裤”^[3](77), 最后就这么衣衫不整跌跌撞撞地来到门廊, 祈求斯黛拉的原谅。之后布兰琪不解以妹妹的教养, 怎会嫁给这样一个粗俗的人, 在布兰琪指责斯坦利的同时, “他穿一件汗衫和一条油渍斑斑的泡泡纱裤子”^[3](97) 在火车声的掩饰下偷听着姐妹两的对话。“他的举止行动就像是野兽, 他有野兽的习气! 吃起来、动起来、说起话来都像是野兽! 他身上有种——低于人类——还没进化到人类阶段的习性!”^[3](98) 布兰琪的话语连同对斯坦利的外貌描写交相辉映的呈现出绘声绘色的人物形象。富有特点的服装连同人物言行举止一起向读者呈现出斯坦利的粗野和蛮化。

而蓝色工作服所象征的秩序、团结和讲求实际则体现在

得知布兰琪在劳雷尔的秘密以后, 斯坦利展现出的对谎言零容忍的态度, 并立刻对好友进行劝告的处事原则。斯坦利费力摸清布兰琪的底细, 得知真相后, 当即亲自为她买了长途汽车票, 不容置喙的下了逐客令。对于布兰琪所作所为的背后原因毫无探究兴趣, 并擅自告诉了早已与布兰琪商定婚约的米奇, 在斯坦利看来, 布兰琪的出现打扰了斯坦利和斯黛拉刚刚成立的婚姻秩序, “咱们原来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 在她出现在这儿之前, 咱们不是一直都很要好吗?”^[3] (162) 可见, 斯坦利想要尽快将秩序破坏者清除出去, 恢复与妻子以往的“平衡”关系。除此之外, 斯坦利与布兰琪之所以水火不容, 还在于他的实用主义。他对于布兰琪浪漫主义般的幻想和多愁善感的神经不予丝毫理睬, 仅考虑现实和可能的既得利益。

另一位重要主人公布兰琪, 更是威廉斯蓄意利用服装叙事的佐证。布兰琪最常见的衣服有两类: 白色裙装和深红色的缎子睡袍。“她穿一身讲究的白色裙装。外罩一件轻软的紧身马甲, 戴着珍珠项链和耳环, 还有白色手套和帽子, 看起来像是到新奥尔良的花园区来参加一次夏日茶会或是鸡尾酒会。”^[3] (8) 不用过多的言语, 如此讲究的着装, 就使得布兰琪旧时南方淑女的形象跃然纸上。而另一套深红色缎子睡袍, 多出现在布兰琪晚上沐浴后与男性发展关系的场合, 是布兰琪欲望的体现。在有意与米奇发展男女关系时, 布兰琪除了言语行为充满暧昧以外, “她已然换上了件深红色的缎子睡袍”^[3] (67) “已然”换上的深红缎子睡袍体现了布兰琪性感的女性特征和希望自我放纵的欲望, 同时表明了威廉斯的刻意为之, 即用服装体现人物的另一性格特征。红白两色的服装一如布兰琪复杂的双面性格, 是借助戏剧表演中的道具将其性格进行外化处理的独特的视觉呈现, 模糊了视听艺术与文学写作的关系, 为戏剧艺术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媒介。^[5]

2 按“衣”索骥——服装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欲望号街车》中, 威廉斯不仅使得服装直接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还在描写服装时加入了暗示性的描写和修饰。^[4] 这些暗示与下文即将发生的故事情节紧紧呼应, 读者可以仅仅通过服装窥探到接下来故事的发展方向。

在布兰琪的“丑事”被揭发之前, 布兰琪一直身穿白色的套裙, 期间与收报刊费的年轻人的一次邂逅, 可视为其“红色”性格的初次显现。在斯坦利提到“肖”后, 布兰琪变得神色慌张, 精神敏感。当时她身穿白色裙子被斯

黛拉倒出来的可乐弄脏了, 在擦拭到看不出来以后才逐渐恢复了正常, 之后便勾引初次谋面的来收报刊费的年轻人, 并挑逗性地亲吻了他。“白色”性格被弄脏后, 却而代之的便是“红色”性格, 巨大的薄纱笼罩了白色衣物, 模糊了布兰琪一直艰难表现出的“白色”性格, 在此影响下, 布兰琪屈从了“红色”性格, 陷入了两性关系的欲望之中。

之后与米奇的交往中, 布兰琪几次身穿红色睡袍, 借以表现她对米奇的好感和对他们之间关系发展的期望。而米奇的首次出场, 在第一次扑克之夜, “玩扑克牌的几个男人——斯坦利、斯蒂夫、米奇和巴勒罗——都身穿颜色鲜艳的彩色衬衣: 纯蓝、紫色、红白格子和浅绿色”^[3] (55) 不同于其余三人的纯蓝、紫色和浅绿色, 米奇身穿红白格子的衬衣, 尤其“白色”元素的加入, 也许威廉斯一开始就暗示了米奇身上体现出的不同于其余三人的浪漫、纯情和共情能力。同时红色和白色是布兰琪最常见的衣物颜色, 代表了米奇和布兰琪之间的不一样的情愫和情感纠葛。

“强奸”戏是全剧的高潮, 当时米奇得知布兰琪的过往, 与布兰琪对峙以后不欢而散, 布兰琪独自饮酒, “特意穿上一件皱巴巴、脏兮兮的白缎子晚礼服, 蹬上一双已经磨损的银色拖鞋, 鞋跟上缀有善良的宝石装饰。”^[3] (179), 前文中布兰琪十分注重穿着打扮, 却在此时, 不惜穿上有缺陷的白色衣物, 象征着布兰琪坚守的白色过往即将被破坏和侵犯。在布兰琪暗自神伤的时候, 斯坦利身着绿色丝绸布保龄衬衣进入卧室。鲜艳的绿色保龄球衫和鲜艳的丝绸睡衣与皱巴巴、脏兮兮的白缎子晚礼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已经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残忍的暴行, 保龄球衫的强力将会惨无人道地玷污白色晚礼服, 彻底击垮布兰琪的心理防线导致布兰琪的精神失常。

故事最后, 布兰琪在浴室不断地讨论最后身穿什么样的衣物, 仿佛在做最后的自我选择。布兰琪最后选择了一个冷黄色的绸衣, 配上了一个蓝褂子, 蓝褂子的颜色用布兰琪的话说, “这叫做德拉·罗比亚蓝。就是古圣母像里圣母身上披的袍子的颜色。”^[3] (200) 舍弃了白色和红色, 布兰琪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蓝色。“圣母”所披的蓝色是布兰琪最后的心理选择, 她选择了自我救赎, 维护自己旧时南方淑女的形象, 没有屈从于欲望, 自我放逐。这也映照了, 医生与护士长接走布兰琪时, 布兰琪从歇斯底里地

不愿意离开到最后坦然接受的过程。

3 “衣”小见大——服装彰显主题

长期以来,评价界围绕造成布兰琪悲剧命运的根源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讨,对于《欲望号街车》的主题有过各种角度的探析,而服装也在揭示戏剧主题中起着重要作用。

针对布兰琪的悲剧命运,从个人的角度,是其自身红白性格难以调和的结果。白色性格,以一身纯白讲究的套裙为代表,可视为其过去南方淑女身份的产物,当时的南方向来推崇的是妇女需要奉行贞洁,虔诚和顺从的禁欲思想,依赖附庸于男权社会的种种规定,将爱情婚姻置于远超过其余追求的地位。当传统信念被挑战时,布兰琪迷惑恐慌,这让布兰琪开始与各种男人缠绵悱恻借以她排解忧虑。随着内战的爆发和南方经济体制的瓦解,南方淑女的训条成为布兰琪难以摆脱却也难以重返的故园,作为“最后的贵族”,布兰琪良好的教育使得其受难于自己悖德的行为却又无法戒断,红色性格便应然而生。红色性格以一身猩红的缎子睡袍为代表,展示了布兰琪虚伪放荡的另一身份,这个身份充满了欲望和诱惑,引诱着布兰琪一步步沉溺于性中,通过性和男人的钦慕来满足自我价值的认同和实现。剧中,布兰琪对于服装的谨慎选择和频繁更换,是其身份不确认性的体现,也是布兰琪自身饱受伦理道德煎熬的实证。

从社会的角度,布兰琪所代表的旧时南方种植园的经济体制受到斯坦利一伙人所代表的北方工业文明的严重冲击和破坏,在强力多彩的外部环境中,白色终究难以保全。米奇得知布兰琪的过往以后,选择与布兰琪开诚布公的谈话,那时布兰琪还不知米奇已知道真相,仍怀有再次相信爱情和婚姻的希望。可是,米奇的一身蓝色工作服仿佛就表明了他的态度,即维持既有的秩序和规范。米奇的毫不留情击穿了布兰琪本就薄弱的伪装,打碎了布兰琪的幻想。之后,布兰琪被斯坦利追问时,依旧以贵族淑女的口吻回击着,“今晚他看我来了,他竟敢一身工作服就跑了来!而且还一再诽谤我……。”^[3] (185)蓝色工作服在布兰琪眼中是无礼且冒犯的,而作为北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矫揉造作的淑女服饰对于蓝色工作服也是格格不入的。如果米奇和布兰琪只是南北文明的冲击和对抗,那么斯坦利

对于布兰琪就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身为老师的布兰琪,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高的学识,南方庄园培养下的生长环境让其具有较超前的理念和思想,反观,斯坦利,作为波兰人的后裔,当过兵,之后便在工厂工作,他粗鲁,蛮横,充满着原始的兽欲。所以面对布兰琪时,斯坦利就像一头原始的野兽,驱赶领地的侵犯者。

美国著名戏剧家田纳西·威廉斯在著作《玻璃动物园》的“作品注释”中首次提出了“造型戏剧”的观念,借以运用非语言性的表现手段和象征主义手法突出诗化戏剧效果。^[4]在《欲望号街车》中,服装作为戏剧表演的重要非语言性因素,同样承载了叙事性的功能,威廉斯借用服装这一隐性符号,将其与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和突出主题融会贯通,打破了视觉艺术和文学文本之间的界限,是其造型戏剧艺术二次实践的有力证明。

参考文献:

- [1] Tennessee Williams, “The Glass Menagerie”, in Tennessee Williams: Plays 1957-1980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n, 2000), 596.
- [2] “Letters to Eric Bentley. 12 July 1948.” Tennessee Williams Papers. 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sia.
- [3] 田纳西·威廉斯. 欲望号街车 [G]. 冯涛,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200.
- [4] 阎海英. 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中“造型戏剧”手法的运用 [D]. 兰州大学, 2008.
- [5] 王星月. “造型戏剧”在李·布鲁尔版《欲望号街车》中的舞台功效——兼论其先锋派演绎方式 [J]. 戏剧艺术, 2021 (02): 114-124.
- [6] 刘元侠. 《欲望号街车》中布兰琪的悲剧根源 [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02): 75-76.
- [7] 刘红. 《欲望号街车》女主角布兰琪的分裂人格分析 [J]. 四川戏剧, 2018 (06): 166-168.
- [8] 曹微微. 《欲望号街车》中布兰琪的悲剧性探究 [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5, 34 (05): 96-98.
- [9] 张迎花. 从二元对立角度分析《欲望号街车》中布兰琪的悲惨命运 [J]. 青年文学家, 2015 (12): 75.